

2016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8 月 20—21 日,以“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为主题的 2016 中国金融风险管理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经济学家周报》智库、普华永道共同主办,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研究所、国际财经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风险管理研究所、亚洲金融风险智库共同承办。来自政策制定和行业监管部门的专家学者、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者以及金融业的高级从业人员围绕研讨主题和分主题开展了主题演讲和圆桌讨论,与近 200 名来自金融行业的参会学员一起分享观点、交流碰撞。

20 日上午 9 时,大会主持人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王守军副院长宣布研讨会开幕,并向与会者介绍了参加此次论坛的嘉宾和专家学者。随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秦荣生致辞阐释了举办此次论坛的主旨和意义。金融风险时时处处存在,特别是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金融风险的防控,要求加强全方位的坚固,规范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目前,国内金融风险不容乐观,特别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爆发,整个金融市场非常活跃,伴随着规模的增长,金融产品也不断创新,光鲜的背后也隐藏着更大的风险。对中国的金融市场管理,既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先进框架,金融风险管理既要有宏观政策层面的探索,也要有微观技术层面的应用。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和四个分主题研

关于完善金融风险管理的几点思考

■ 秦荣生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书记、院长

金融风险时时处处都有,同样金融风险也时时处处都存在。有国际金融风险,也有国家金融风险,有企业性金融风险,也有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还有个人的金融风险。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王宝强事件,就是从婚姻风险开始,最终以金融风险结束。

宏观方面是需要理顺金融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使金融保持独立自主的经营地位。很多风险可能源于金融机构和政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金融改革以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基本上来源于其作为政府体系入市的一个工具。也就是政府承担着中国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这就使得大量金融资源无法按照市场来配置。我国要规避金融机构风险,就要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促使金融企业面对独立自主的企业经营主体,基于市场化目标做出独立的信贷决策。

要建立产权的合理结构体系。应该建立金融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行使金融国有企业所有者权利。金融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有助于理顺金融资产的产权关系,统筹人权、物权和财权,统一规划金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资本的运行效率。金融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金融企业进行管理,与目前管业务的模式相分离,这也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指导思想,科学制定金融企业的发展规划和发展速度。

金融业现在的一行三会管理体制,很难防治系统性、区域性的风险。所以建立金融业监督委员会,既可以把国务院从繁重的协调工作中解脱出来,又可以让金融业监管部门来专心致志地完善微观审慎的监管,还可以消除目前监管部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之间在协调与信息共享方面的障碍,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地分析监控所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企业性金融风险的企业、产品、公司、市场和交易行为,所以金融业监督委员会还应有开发和建立宏观审慎的标准指标,并且在改善微观审慎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要求的这种职能。

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配套改革。建立防范企业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金融风险的监测意见评估体系,加强跨行业、跨市场、跨金融领域监测评估,强化企业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能力建立,建立一个层次清晰的企业性、系统性风险处置机构和清算安排,健全金融安全网,健全中国金融企业的内控机制,建立金融统一治理机制,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完善我国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金融风险管理既要有宏观层面的政策探索,也要有微观技术层面的应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技术的采用,可将风险管理水平推向更高的维度。区块链等技术也可以为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提供支持。所以在巴塞尔协议资本偿付能力管理框架指导下,以大数据加区块链形成一套可视化、可量化、可定制的风险管理系统,正是市场的一种迫切的需求。



讨,和大家一起认识和探究金融风险管理的

路径。

致辞结束后,进入大会主题发言环节。中国人民银行汇达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安起雷首先就“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主题发言。他指出,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实际工作部门,包括市场主体、监管部门都面对的正常实际的挑战,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阶段,更是金融风险的隐患暴露之时。如何从制度设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监管部门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从单个案件梳理、总结、归纳,然后把监管和风险控制上升到法律层面。《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教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安排

■ 安起雷 中国人民银行汇达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现在金融风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所谓学术界在探讨的问题。它已经是实际工作部门,包括市场、主体,包括监管部门都在面对一个非常实际的挑战。

经济下行阶段,就是金融风险的隐患暴露的阶段。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企业,包括投资人,还是其他市场主体,怎么样从单体的、个体的企业投资行为当中规避这些金融风险?监管部门要考虑如何从制度设计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我个人判断,2016 年下半年已经有点状的金融风险在爆发,明年包括 2018 年,随着中国经济继续的常态化,那么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系统性的风险。短期看

如何应对 COSO 和 Basel 体系并行对中国金融业风险管理的挑战

■ 刘霄仑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项目责任教授

对于金融业企业的风险管理来说,COSO 体系和 Basel 体系并行是不容回避的话题。这两大体系对于企业,特别是金融业企业而言,都是有重大影响的。但这两大体系之间的思路、理念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简单说,COSO 致力于解决影响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性或可能性,而 Basel 致力于解决收益的波对性。

如何实现两大体系的协调?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贴近企业本质,解决好目标实现,风险管理和机会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此我有三句话来帮助大家把握:1、机会管理是为了实现目标,而风险管理是为了保障目标的实现;2、机会管理适用成本效益原则,风险管理适用风险效益原则;3、抓不住机会是最大风险。

关于金融与实业关系问题值得深入研究。金融资本兼具虚拟性与实体性二重性,虚拟性大于实体性。实业资本则越来越多地兼具实体性和虚拟性,实体性大于虚拟性。

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决定了其必须依托实体经济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旦实体经济跑偏了,金融虚拟经济一定会跟着错。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一旦利用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对其进行刻意扭曲,如市场垄断和固定利差相结合,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这也决定了金融业企业与实体企业对于风险定义的不同。一般企业是通过抓机会来实现目标,不断提高运行的有效性,包

括效率、效果和效益。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还要防范风险。但是,对于金融业企业而言,承担一般企业所不能承担的风险就成了它的机会,而对其典型的期限错配、结构错配、货币错配、方向错配,对象错配等风险的经营和管理则构成了其核心能力和业务模式,所以基于数量分析和金融模型对于收益波动性的控制就构成了金融业风险管理的核心。问题是所有的模型都是有前提、假设和使用条件的。因此是有条件的适用,但这些模型对应的则是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某种程度上说,自负的后果就是周期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作为实体的金融资本,也应适用实体企业的风险管理定义。问题是,资本是要逐利的,特别是脱离了贵金属捆绑束缚之后的,以信用货币为核心的金融资本,更是洪水猛兽,不但呈压制实体经济之势,甚至要制造事端以逐利,这就可能引发金融战争。如何约束金属资本的投机性,我认为应该需要有一个全球性、普适性的金融价值观念体系加以约束。不能随意剪羊毛。未来应在全球组建金融安全理事会。目前的 G20 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一定的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作用,但是其宗旨并没有得到明确,措施也较为有限。中国理应在组建全球金融安全理事会方面发挥作用。

进而提出一个问题,信用货币在未来能否被取消?未来能否依靠区块链技术来经济交易的定价机制问题?我个人认为是

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一起对国内无风险率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到了从分级基金二级市场价格反解出无风险利率的理论成果,该成果对金融衍生品定价具有重要且可操作的价值。“COSO 体系与 Basel 体系并行对金融业风险管理的挑战与应对”这一主题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刘霄仑副教授和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周玮两位嘉宾共同阐释。两位嘉宾多年来都非常关注 COSO 体系与 Basel 体系,各自开展了相关研究并不断交流碰撞。此次两人共同就该主题发言也为听众提供了更多的视角。

此次研讨会在大会议题之外,还安排了“金融创新环境下的金融监管挑战及其应对”、“金融危机阴影下的资产风险管理”、“产融结合、综合经营的金融集团风险管理”、“科技发展与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四个分主题。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程路、世界银行北京办公室高级金融专家邵长毅、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北京凯恩克罗斯经济研究基金理事长王海军、中国银行金融研究院案例中心主任张文祥、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金融系主任姜军等十六位嘉宾分别围绕上述四个分主题发言。每个分主题发言结束后,发言嘉宾和特邀嘉宾还一起进行了圆桌论坛,就相关内容同与会学员进行问答交流。嘉宾们前沿的观点、专业的解答、清晰的表述不时赢得学员们的热烈掌声。

本次会议专家发言本期摘其要点刊登,以飨读者。

(启文)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面对了非常大的新的环境。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中国的人民币也在走出去。我们的汇率利率的改革正在路上。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包括人民币的侵扰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是所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个人认为,作为监管部门——虽然我不能代表监管部门的意见——监管部门的责任是很重大的。我是有机会参与过一些风险管理组织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体会是所谓制度设施就是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问题出了,问题来了,风险已经蔓延了,我们再临时救济。

有可能的。中国有些企业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积极的富有前瞻性的探索。

COSO 和 Basel 体系本身也仍处在发展的过程中,远未成熟。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

- 1、风险管理框架如何更贴近和反映企业的实质。
 - 2、成本效益原则的适用问题。
 - 3、对于风险热力图的认识误区。
 - 4、Basel 体系由上而下的推广理念所带来的问题。
 - 5、操作风险的计量问题。
 - 6、三道防线和 CRO 的职责问题”。
- 关于促进 COSO 和 Basel 体系融合的实施建议:
- 1、高度重视人的因素,包括价值观念建设和企业文化的构建,忠实和勤勉尽责义务的落实和深入人心。
 - 2、治理机制的完善和 CRO 制度在金融业的全面推行。
 - 3、要重视对治理结构风险和战略风险的管理。
 - 4、要重视进取和防御的结合。这有赖于整体资本和组织结构的持续改进。
 - 5、绩效评价必须基于对目标设定,业务流程的梳理和责权利的高度统一。
 - 6、建议在二级行全面推行 COSO 体系,同时推行 6 西格玛管理。
 - 7、加强对于风险管理人员的培训,特别是对金融业风险管理领军人才的培养。

打造新的金融价值观

■ 管益忻 经济学家周报主编

构建新的金融价值观的时代背景:目前世界正在进入全球性宽松集体“大放水”时代,同时英国脱欧等事件大大地打击了商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再加上今年上半年中国资本市场又引发了新的矛盾,同时,货币宽松引发了新的资产风险,货币政策进入两难困境。

我们现在要找准、要看准我们整个的经济结构、整个经济发展到什么地步,处在什么样的战略定位上。我觉得工业化发展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加工物质为主;第二个阶段,以加工信息为主;第三个阶段,以加工价值观为主。我们现在正在由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乃至第三个阶段转化的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

我这里研究的是迈向新阶段的金融、经济大的战略转变,从这儿探索我们的发展路径以供大家探讨。我在这里提八个战略观念的转变:

- 1、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定位上**,从 1.0 版向 2.0 版过渡。加快向新经济、新业态推进步伐。在坚持反腐清理蛀虫的同时,大力推进改革与发展,大力推进工业 2025 纲要的实现,树立科学的行为规范,鼓励官员敢闯、敢于试错。对供给侧要赋予新的内涵,着重抓下面三个要点:
 - A.突破金融、实体冰火“二重天”的困境。
 - B.突破“大放水”恶性循环。
 - C.突破流动性陷阱。
 - 2、在**发展历史上**,我非常赞赏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到的那句话,我们以前是后发优势,现在是正在转到先发优势主导。在这个过程中,(1)看准形势,认定基本面良好增强自信;(2)确立攻势战略,既讲“三去”更讲创新;(3)深刻认定资本二重性特点,全方位激发其正能量;(4)要优化思维方式;确立科学、正确的金融价值观。
 - 3、传统的**服务化向新型服务化的理念战略转变**。
- 由于看不到或并不真正懂得工业 4.0 中国制造 2025 的深刻大变革,其实质乃在于新型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所以金融、货币、信用体制、机制未相应转到新型工业化轨道上来,使得二者脱节,甚至背道而驰。

- 4、在**金融的效率管理上**,资源配置要分清**存量资源配置和总量资源配置**。我以为股市、汇市、汽车市场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存量资源配置。但是实体经济是总量资源配置。
- 5、在**资产管理配置上**要从只讲物质不讲信息的**单一资源向物质和信息并重的多元化转变**。
- 6、**供求规律**。就两种运营供求规律,一是金融运作市场基本供求规律和实际经济市场的运作规律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的。
- 7、在**经济周期上**,一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周期,一个是我们的五年计划。我们往往把五年计划和实际的经济周期混为一谈,或者是根本不提,这是一个大错误。五年计划是人为定出来,那个经济周期是客观规律。
- 8、**财富观定位上**,应该有“钱生钱”和“无生钱”。金融资本属于钱生钱,而不是无生钱。现在全世界都搞钱生钱,而不管无生钱。无生钱是靠实体经济。

分级基金与无风险利率

■ 戴民 新加坡国立大学数量金融中心主任

对于风险管理和定价,首先要知道他的无风险利率是多少,他的价格是依赖于市场标的价格,所以标的市场价格一定会引起市场产品的报价。就像期货和现货之间是衍生产品,另外期权市场的这些评价关系也与风险回报相关。

2011 年至今,美国无风险利率一直保持在 1%以内。但同期中国包括国债收益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等在内的无风险利率,则波动剧烈,但都还保持在 6.5%以内。

如图所示,蓝线代表的中国的无风险利率是从分级基金市场来隐含出来,远远高于绿线所代表的银行的拆借利率。黑线代表了房贷利率,房贷利率现在在将近 6%。从中可以看出从分级基金二级价格市场与分级是相关的。中国的分级基金要比房贷利率来得高。

